

七封绝密电报

● 钱 江 著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7.5
3

封面设计 杨 杰
插 图 杨 杰
责任编辑 罗俞君

七封绝密电报

钱 江 著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(杭州武林路125号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960 1/32 印张4.875 插页2 字数86000 印数00001—45500

1990年1月第 1 版 1990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42-0486-0/1·86 定 价: 1.35 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传记小说，讲述了一个在50几年前发生的惊心动魄的故事。打入国民党最高情报机关的共产党人钱壮飞，在1931年4月25日至26日晚截获破译了6封发自汉口的绝密电报。党的特科负责人在汉口被捕叛变，上海党中央危在旦夕，钱壮飞毅然将一对儿女留在南京，只身赶往上海……

情节惊险，扣人心弦。

湖州，地处杭嘉湖平原西北。

城里有一座仪凤桥，桥畔有一条非常狭窄的小巷叫朝阳巷，巷口路西朝东有一座高大的门亭，这就是钱家。走进门亭就到了正门，在门上悬挂着一幅斑驳不堪的横匾，上面写着“文魁第”三个大字，也不知是哪一朝哪一代什么人的遗物。“文魁”是什么官职，连钱家的后代也无从考证，可是子孙中谁也不去把它卸下来，因为它能显赫门第。

走进大门就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长方形天井，天井的北面是一间空空荡荡很大的厅堂，穿过厅堂又是一个小天井，这才到了内宅。这是一座正房三间又跨有两个厢房的小楼，1895年9月25日钱壮飞就诞生在这座小楼上。

钱壮飞的父亲叫钱子如，是个殷实的丝绸商人，母亲姓范，是个书香门第的小姐，到30岁才盼到这个儿子，总算有了子嗣可以延续香火，全家非常高兴。那两年生意还算顺手，家里很宽裕。钱子如对孩子娇生惯养，但又望子成龙，6岁就把钱壮

飞送进一所官办的小学念书。钱壮飞从小非常聪颖，每次考试总在前3名，12岁就考进了湖州中学。

钱壮飞出生时，中国正处在一个动荡的时代：甲午战争、八国联军连年不断的战祸，帝国主义列强凭借它们的炮舰，打开了中国的门户。1909年后，杭嘉湖一带又连遭灾荒，素称鱼米之乡的老百姓生活几乎陷入绝境。大资本家可以依附封建官僚，有的甚至卖身投靠，直接挂上洋旗，可是那些身份低下，没有官场背景的中小商人，受到了各种留难、需索，生意就一天比一天更加难做了。

1914年深秋，钱老先生从上海回来，在家里大摆宴席。他请了本族的长老，经常有生意来往的商号老板，斟茶劝酒，殷勤招待。席间，他谈起上海方面蚕丝生意难做，希望今后能多加关照。和往日酒宴不同的是钱老先生的笑容少了，闲谈中上海的趣事也少了，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亲朋好友们的饕餮，他们更不会注意到主人脸上隐隐的忧戚。一席丰盛的宴席使亲朋好友各个酒足饭饱，酩酊而归。

不久，镇上突然传来钱老先生病故的消息，人们感到惊异。惊异之余，大家首先想到的并不是孤儿寡母的悲恸，而是每个人自身的利益。钱庄老板想的是他们的放款，丝绸行想的是赊欠的货物，那些亲属们想的则是自己应得的一份遗产。结果是“三七”未滿，钱家又“门庭若市”了。谁要是捷足先登，谁就能捞到更多的好处，谁还顾得弱母幼儿的

苦苦哀求。尽管是至亲好友，但毕竟还是铜钿银子重要，一场“争夺战”在钱家展开，就连钱家的细软、摆设、书画都被一扫而光，那些未能达到愿望的，还声言要诉诸公堂。这种金钱至上，世态炎凉的景象，深深地印在钱壮飞的脑海里。

过了死者“七七”的第二天，在雾蒙蒙的晨曦中，仪凤桥头停着一只乌棚子船。这时，街上还没有一个行人，忽然钱家的大门呀的一声开了一条小缝，钱老太太伸出头向两边望了望没有动静，钱壮飞随后蹑手蹑脚地溜出大门，走下河埠钻进小船，船老板急忙解下系在岸上的船缆，一篙把船撑到河中心，小船顺流渐渐远去……

钱壮飞就这样离开了生他养他的故土，离开了家，走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新世界。那年他只有17岁。

为了躲避父亲遗留下来的债务纠缠，钱壮飞只身来到了人地生疏的北京。通过同乡关系，住进了北京的湖州会馆，又经过了几天奔波，总算找到了住在西四牌楼附近的族亲钱玄同先生，在他的帮助下，考进了北京国立医科专科学校。

1919年的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，震动了青年钱壮飞。1924年，孙中山先生提出两条主张：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，实现国家独立；对内召开各党派团体参加的国民会议，结束各地封建军阀的独裁割据，实现国家的民主统一。中国共产党支持孙中山先生的主张，以李大钊同志为首的北方区委会，

广泛发动群众宣传党的主张，成立国民会议促进会。钱壮飞作为医界国民会议促进会的积极分子，热情地投入了这场运动，当他听了李大钊、瞿秋白的演说后深受感动，开始接触马列主义思想，1925年经张暹中介绍，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钱壮飞利用自己公开的医生身份，把党的秘密文件或标语、传单，装进外面漆着红十字的出诊包里，提着到党的地下机关和同志隐蔽的住处去“出诊”，到北海公园等地散发传单，有时则在晚上把传单塞进沿街的住户门缝里，宣传党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……

—

北京的早春，风一个劲地刮着，大街上尘土飞扬，行人稀落，只有街头摆摊的，做小买卖的，用他们那沙哑的嗓门不住地吆喝招揽顾客。不时就有一队当兵的举着上面写着“稽查队”的三角形小黄旗，急急忙忙地跑步而过，街上的老百姓都用畏惧的眼光观望着，互相交头接耳，揣测是不是又要发生什么事情。

一辆马车在尘雾迷茫中从远处急驰而来，赶车的是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，满脸络腮胡子，头上带着一顶破呢帽，身上穿着一身破夹袄，外面罩着一件黑色的棉坎肩。他坐在车前，一面扬着鞭子吆喝着牲口，一面用那炯炯发光的眼睛向四下张望。

远远的走过来一队当兵的押着几个被捆绑着的学生模样的青年。这几个被押的青年嘴角淌着血，衣裳已被撕破，但还是阔步向前走着。赶车的见到这种情景，一个急转弯就把马车拐进一条小胡同里去了。

一条僻静的胡同里，路南的一家人家，在朱红的大门两旁各钉着一块牌子，一块上面写的是“内

科医生钱壮飞”，另一块牌子写的是“产科医生张振华”。车老板勒住马头，匆忙地从车上跳下来，直奔那扇红色大门，一面急促地敲门，一面不停地向左右张望着。

不一会儿，大门呀的一声打开一条小缝，从缝里露出一张稚气的小脸，一面机警地打量着这突如其来的车老板，一面开口问：“您找谁呀？”车老板：“你爸爸在家吗？”孩子又仔细地端详了一会儿，心想这个带大胡子的车老板，可从来没见过，便说了声：“不在。”赶紧要关门。车老板连忙推住门问道：“那你妈妈在家吗？”孩子没好气地回答：“都不在家。”又用力想把门关上，但门被车老板跨进来的一只脚顶住了，怎么也关不上。车老板也有点急啦：“你怎么连我都不认识啦！我有要紧事，快让我到里面等他们一会儿。”孩子也急啦：

“我又不认识你，你这个人怎么就朝人家家里乱闯？”

正在这僵持不下的时候，从北屋推门走出一个端庄清秀的中年妇女，她站在石阶上问：“一涛，你在跟谁吵呐？”孩子推着大门，说：“妈妈，你瞧这个赶车的，我不认识他，可他一个劲地要朝咱们家里闯。”

这时，那位妇女十分警惕地向门口望去，突然惊喜地喊了出来：“北风，原来是你呀，怎么这身打扮，怪不得孩子认不出来！”又对孩子说：“一涛！这是你胡叔叔，快请他进来。”

孩子听了妈妈这么一说，也只好放车老板进来，但是两只小眼愣愣地一直望着这大胡子的车老板，怎么也看不出这人哪一点像胡叔叔。

车老板急忙挤进大门，这时钱夫人已经从院子里迎了过来：“北风今天怎么这身打扮，连我都差一点认不出来啦！又在演什么戏？”胡北风说：

“你今天早上没有看报纸？昨天李大钊同志被杀害了，听说是蒋介石给张作霖的密电，叫他把所有逮捕的共产党员立即处决。”又问：“壮飞呢？”

“去美专讲课啦，找他有什么事？”胡北风紧张起来，“他们现在正通缉他，组织上安排他马上离开北京。”钱夫人一听大吃一惊：“那怎么办？”“咱们快去找他。”“那你等一下，我拿点东西。”钱夫人说着转身回房里去了。

胡北风这时才蹲下对着发愣的一涛说：“怎么连胡叔叔都不认识啦！”边说边把假胡子摘了下来，朝一涛直笑。一涛也笑了：“胡叔叔，你可真逗，一变变成大胡子的车老板了。”说着上前搂住胡北风，抢着要他手里的胡子：“给我戴戴，给我戴戴。”

这时钱夫人提着一个医生用的出诊皮包走过来：“一涛，别跟胡叔叔闹啦！我们有急事出去一趟，一会儿就回来，你好好看家！”

北京美术专科学校的艺术解剖学教室里，四周墙上挂着很多人体解剖图，教室里还放着世界著名的雕塑，有“大卫”、“摩西”、“拉奥孔”、

“奴隶”等石膏像，黑板前面竖立着一具人的骨架。

教室里鸦雀无声，只有轻微的抽泣。

钱壮飞正和几个青年男女学生低头伫立在一张桌子的周围，桌子上铺着一块黑布，上面放着一张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李大钊的照片，旁边放着一朵白色的鲜花，一张1927年4月29日的晨报印着醒目的大标题：“党人李大钊等20人昨日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处决。”

钱壮飞非常悲痛，满脸泪水，他竭力抑制自己激动的情绪缓缓抬起头来，把拳头重重地向桌上一击，愤愤自语道：“可惜！我不能代替他……”

美专的院子里，一辆马车从大门口急驰进来，在院内的楼前停下。胡北风向楼上过道里靠在栏杆旁的学生问道：“钱老师在楼上吗？快请他下来，钱师母有急事找他。”那个学生一听是师母找钱老师，转身走了。

解剖教室里学生们正围着钱壮飞，听他讲述李大钊的生平事迹。忽然，传来一阵敲门声。全屋的人都紧张起来，有的赶快收拾照片、报纸，有的把桌子抬到原来地方，学生们又都安静地坐在自己的画架前，装作没事一样地在作画。钱壮飞走过去把门打开，但见一个学生站在门口：“钱老师，外面来了一辆马车，车夫说您太太来了，要您下去有要事和您说。”钱壮飞带着疑问走向楼上过道，低头一看，正是钱夫人在马车前向他招手。钱壮飞回身对学生说：“你叫同学们自己做作业，我去去就

。”说罢匆匆下楼去了。

马车又在北京街头奔驰，钱壮飞和钱夫人坐在马车里侧身从车窗向街上观看。各个胡同口都有持枪的士兵在搜查老百姓，行人绕道躲避，小商贩纷纷收摊免得招惹是非，整个城里一片混乱。

前面街口，汽车、马车、人力车把大街堵得水泄不通，很多持枪的士兵挨个检查每个行人、每辆车，没有通行证的都被扣在街边。胡北风坐在高高的赶车的座位上看到这种情况，急忙拉住缰绳想掉转车头躲过这个关口，但是这条街太窄无法掉头，只好一面用鞭杆敲了敲车顶要钱壮飞夫妇注意，一面无可奈何地把马车慢慢赶进等候检查的行列里。

一辆车一辆车挨次检查着，有的顺利地通过了，有的稍有一些疑问就被扣下了，看到这种情况，胡北风急得满头冒汗。

不一会儿，轮到胡北风这辆马车了，胡北风装做很急的样子：“老总！我们去南城有急事，您行个方便吧！”几个凶神恶煞的士兵根本不理他，用枪托敲了敲门吆喝道：“下车！下车！”

这时从车厢里从容地走下来两个穿白大褂的医生。男医生昂首傲然地从怀里掏出一张名片：“这是你们局长刚派人送来的名片，说是太太病了叫我们马上去。”这下把当兵的镇住了，连忙把名片又递给走过来的排长，排长一看名片，面堆笑容地：

“哦！您就是钱大夫，那就请您赶快上车，对不起，这也是公事，多有得罪，请多包涵。”一面冲着路

口检查行人的士兵喊道：“快让开！别耽误钱大夫的急事。”转身又对胡北风说：“车老板，还愣什么！快走吧！”钱壮飞夫妇上了马车，胡北风向空中甩了一鞭子，一声吆喝，扬长而去。

马车内，钱夫人松了一口气：“好险啊！这张名片你是从哪里弄来的？”钱壮飞笑了笑：“你忘啦！去年王局长不是找过我给他打那种针吗？”钱夫人正色道：“那你怎么还把去年的名片留在身上？”钱壮飞：“那你怎么想起出来的时候带来两件白大褂的？”夫妻俩都笑了起来：“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”

马车不敢再走大路了，只在小胡同里穿过来穿过去，不久就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胡同口停下。胡北风看看四下没有人，这才下了马车，打开车门让钱壮飞夫妇下车。胡北风拉着钱壮飞：“真有你的！可把我急坏了。”说着，从怀里掏出一张火车票和一叠钞票，交给钱壮飞：“快拿去。”又看看远处火车站的钟楼：“要开车了。”钱壮飞问：“上哪儿？”“去上海。”钱壮飞接过车票和钱忙问：

“到上海后，和谁去联系？”“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，还来不及和上海联系。过几天我也去上海，再把组织关系带去。记住，从下月起，每月逢五晚上6点钟，我在外滩公园等你，你走吧！再见！”钱壮飞脱下身上的白大褂交给钱夫人，又感到有些放心不下一家老小：“那老太太和孩子……”钱夫人也有些心酸，稍微停了一会儿，她说：“家里的事

你不用操心，有我呢！快走吧！”钱壮飞这才和胡北风摇摇手：“那我就走啦，上海再见！”钱夫人、胡北风目送钱壮飞出了胡同口，向火车站方向匆匆走去。

二

上海外滩，海关的大自鸣钟当当地打了6响，晚霞映红了的江水像一条火的长龙，一艘艘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军舰像一只只黑色的巨魔，压在这条巨龙的身上。晚潮汹涌，把巨大的军舰推得不住地摇曳，正像愤怒的巨龙要掀翻压在它身上的怪物。黄浦江水激打着岸边放着的舢板，互相挤轧嘎嘎作响。

钱壮飞依倚在江岸的栏杆上，背对着宽阔的大江，目不转睛地望着过往的行人。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，外滩大楼上的红锡包香烟广告的霓虹灯一闪一闪的，一会儿变红，一会儿变绿，红绿灯光不停地映在钱壮飞的脸上。他抬头又望了望大自鸣钟，指针已经移到快7点了。他自言自语：“又是一个逢五的日子过去了，胡北风你在哪里？”

钱壮飞一到上海，先找到一位做抽丝和花边生意的姻亲，暂时住在他家。一边替他们画些抽丝和花边的图案，一边每月逢五就去外滩公园等待胡北风的到来。日复一日就这样从春天一直等到酷暑，连胡北风的影子也没有。

1927年，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上海。没有组织关系，要想找到党是太困难了，更何况是初到上海。钱壮飞真是心急如焚，多次写信去北京，可是都被退了回来，妈妈、夫人、孩子也一直得不到信息，是隐蔽起来了？还是出了问题？使他更加不安。

一天，姻亲终于开口了：“壮飞，你来上海已经几个月了，今后准备做何打算？”钱壮飞早就看出姻亲对他在家里常住，虽然嘴里不说，但是已经有些意见，又无可奈何。就说：“本来有个朋友叫我来上海，到他的公司里去工作，可是这位朋友出远门了。再想另找事情，在偌大的上海滩谈何容易？我……”

姻亲立刻板起面孔：“那也不能……”话说一半就转身走了。钱壮飞受到这样的奚落，再也不愿在他家呆下去了。

从那天起，钱壮飞除了晚上回到他家睡觉之外，就整天在马路上转，除了逢五那天到外滩公园去等胡北风之外，就是去找招聘的地方。报纸上的广告栏，甚至电线杆上贴的招生广告他都要看一看，连荐头行都试过，看有没有什么看大门扫院子的工作。只希望能有一个栖身之处，能有一口饭吃，暂时解决一下生活问题，可是往往都是徒劳而归。

凑巧，那天走到上海市公用局门口，在那里贴着一张招考办事员的招贴。钱壮飞兴致勃勃地进去打听，谁知考的只是一名缮写黄包车牌照的工作，而且待遇十分微薄，谁都不愿意干这个差事，钱壮

飞实在没有法子只好将就了。他从姻亲家搬了出来，住进自己租来的一间亭子间里，每天早出晚归，靠大饼油条、阳春面维持生活。这样，酷暑过去了，秋风阵阵带来了寒意，他不得不把唯一的一套西服从当铺里赎出来，又把那件绸大褂送了进去。

秋风萧索，落叶飘零，在那夕阳西斜的外滩公园里游客稀落。这天又是逢五，钱壮飞又在这里等待。他从5点钟一直等到7点。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公园里几乎都没有人了。钱壮飞只好踏着铺满黄叶的小径，慢慢地走出大门。他的脑子里一直萦回着胡北风的影子，禁不住这么想道：胡北风啊胡北风！你到什么地方去了？！

走出外滩公园，就是上海最繁华的大街南京路。这里华灯初放，夜上海又开始热闹起来，大商店里开着无线电收音机，播放着流行歌曲招揽顾客。他沿着外滩向南走着到四马路时，已经是饥肠辘辘。他走进一家小馄饨店，匆匆忙忙把一碗阳春面吃下肚，走出店门继续向西，穿过西藏路跑马厅，再沿着成都路往南进了法租界，再往南就越走越僻静了。

几个月来，因为急切地找胡北风，连在马路上走路也是左顾右盼，希望会在什么地方突然碰见他。钱壮飞简直像孩子在寻找失去的母亲。不！那是在找党啊！一个党员没有了组织关系，简直有些失魂落魄似的，做什么也安心不下。

在那昏暗的路灯下，法国梧桐的躯干一棵棵在他身边划过。他忽然眼睛一亮，看见一棵树干上写